

## 袁重其与《霜哺编》略考

杜桂萍

对于清初文学和文化研究来说,2007 年嘉德春季拍卖会上的一件古籍拍品似应引起格外关注。此拍品名《霜哺篇》,乃袁氏为弘扬寡母吴氏养育之恩而遍征名人赠言所成,上存 120 余位当时名人题咏题跋的手迹和印鉴款识。据说原作共有 40 余卷,至道光年间已散残,顾开增重付装池成三卷,光绪年间归常熟翁同龢收藏。关于这件拍品的辑者和内容,有关介绍甚为简略,仅言为“明末清初常熟孝子袁重其为感念其母寡居贞节、悉心养育之恩所辑”<sup>①</sup>,且多有不确。现据有关文献资料,对袁重其和《霜哺篇》及其史料价值做一简略考述。

### 一、袁重其其人

“重其”并非袁氏本名,“常熟”亦非其籍。在清初有关文献中,凡提及袁重其者,均说其为“吴门”即苏州人。就现有文献而言,最早介绍其人者为当时的文坛名士钱谦益(1582-1664)。其《吴门袁母吴氏旌节颂序》开篇文字云:

有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吴县民袁应诏物故,妻吴氏年二十九岁,生二男子:骏三岁,骊一岁。母家欲夺其志,克面顴耳,与孤存亡。骏稍长,佣书以养母,人称袁孝子。今岁癸卯,吴年八十,骏遍走学士大夫,请乞诗文,煌煌乎盈门塞屋。<sup>②</sup>

这段文字,首次点明袁孝子之名、籍贯及其生年。袁骏之字重其,来自《世说新语·言语》所载支道林常养马数匹事,或言其“畜马不韵”,支回答:“贫道重其神骏。”至于其籍贯,钱谦益说他是吴县人,方志则属其为长洲县人<sup>③</sup>。两县同城而治,在涉及苏州人籍贯时,往往牵缠不清,似应以据户籍记载而修撰的方志为准。按理,父死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骏时年 3 岁,其生年应为万历四十年(1612)。然其母 29 岁丧夫,则应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又不当清康熙二年(1663)癸卯已寿 80 之数。故钱仲联先生校点《有学集》时,认为康熙三年

①《嘉德 07 春拍会预展开幕各个专场精品频出》,见 <http://www.cnarts.net> 2007-05-09。

②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十五,《四部丛刊》影印邹銍序刻本。

③[同治]《苏州府志》卷八八《人物》十五“长洲·国朝”,江苏书局,光绪八年(1824)刻本。

邹鉷序刻本“四十二年甲寅”为“误”，以袁母康熙二年 80 岁逆推，并根据康熙二十四年金匱山房本“三十年壬子”的异文，将此文首句校订为“有明万历四十年壬子”<sup>①</sup>，如是袁骏的生年也要提前了。但在魏禧撰《袁君泰征同配吴节母合葬志铭》中，盖棺论定之时所言袁骏之母“年二十六而嫁……年八十七而歿”、其父“年二十五而娶……万历甲寅春，以醉溺齐女门外，时年二十八。子骏三岁，驩未生”<sup>②</sup>，吴氏 29 岁丧夫（约生于 1586 年<sup>③</sup>）、袁骏 3 岁丧父（其弟为遗腹子），时在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应是无误的。袁骏在其母晚年，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时常会夸大母亲的年龄，如孙枝蔚《题袁重其午日负母看花图》之二诗注即云：“时重其年六十、母年九十。”<sup>④</sup>既不合母子的年龄之差，亦虚夸了母亲年岁。故“今岁癸卯，吴年八十”也不足为信。

袁骏的启蒙教育由母亲担任，“自课其子，教骏学作字”（魏禧文）；“画荻之事，实再见之”<sup>⑤</sup>。为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袁骏早早外出受雇于他人，又“悯其母之苦节不获闻于当宁，遍乞海内贤士大夫之言以表异之”<sup>⑥</sup>，这就是《霜哺篇》的由来。关于袁骏成年后的经济来源或生活方式，钱谦益、吴伟业、归庄、魏禧等都说他“佣书”为生。所谓佣书，指受雇为人抄书，亦泛指为人司笔札之役。至于其品德，时人多赞美其为大孝子，康熙二十二年（1683）王晔自序《今世说》，在《德行》篇中就有“乡里交叹为善人”<sup>⑦</sup>的记载。惟有王士禛的一段记述颇具微言大义：“《老学庵笔记》嘉兴闻人滋自云作门客牙、充书籍行。近日新安孙布衣默（字无言）居广陵，贫而好客，四方名士至者必徒步访之。尝告予欲渡江往海盐，询以有底急。则云欲访彭十羨门，索其新词，与予泊邹程村作，合刻为三家耳。陈其年维崧赠以诗曰：‘秦七黄九自佳耳’<sup>⑧</sup>，此事何与卿饥寒’，指此也。人戏目之为‘名士牙行’。吴门袁骏字重其，亦有此名，康熙乙巳曾渡江访予于广陵。”<sup>⑨</sup>牙行，此指牙人，旧时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而从中收取佣金者。王士禛将吴门袁骏指为休宁孙默（1623-1678）一类绝非偶然。孙默不断以回家乡黄山为由遍请当时文人士夫题咏，“诗歌之属凡千，文若序凡百数十”，结

①钱仲联校点：《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989、990 页。

②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八，中华书局，2003 年，第 890 页。

③魏禧《袁君泰征同配吴节母合葬志铭》撰于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时袁母之丧已周年“小祥”，则必死于康熙十年；享年 87 岁，似又应生于万历十三年（1585），存疑。

④孙枝蔚：《溉堂续集》卷六，见《溉堂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第 923 页。

⑤归庄：《袁重其字序》，见《归庄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219 页。

⑥钱谦益：《霜哺篇墨迹卷序》，《牧斋有学集》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754 页。

⑦王晔：《今世说》卷一，《笔记小说大观》第 17 册，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年，第 250 页。

⑧诗见陈维崧《送孙无言由吴阊之海盐访彭十骏孙时无言刻程村、骏孙、阮亭三家词，特过海盐索骏孙小令》，此句为“韦庄牛峤好词句”。

⑨王士禛：《居易录》卷六，《四库全书》本。

果“十年而未行”<sup>①</sup>,最终客死于扬州。不少文人如归庄、曹尔堪、吴绮、王士禄的别集中,会同时出现题送孙无言归黄山和题袁重其母节子孝的文字,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其刻意如此的世俗意义,或许这是清初江南文坛的一种别样风景吧。很难了解他们作为“名士牙行”到底发挥了怎样功能和获利多少,至少在当时文坛名宿钱谦益撰《徐季重诗稿叙》、《小山堂诗引》、《锡山高氏白华孝感颂并序》和吴伟业撰《程昆仑文集序》等文中,都有袁重其穿针引线的记载。或许,这也是其“佣书”养母的重要方式。

另,从一些文字判断,袁骏似乎还长于绘画,如张英有《为袁重其题画兰》诗:“画兰如作字,笔墨在幽致。微香出纸上,兰露花间坠。我爱霜哺人,幽澹复无二。安得入空谷,采此以相遗。”<sup>②</sup>

## 二、《霜哺篇》其书

钱谦益《吴门袁母吴氏旌节颂序》云袁骏在母亲78岁时就开始为其80大寿征文祝寿,那么,所乞诗文与《霜哺篇》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魏禧撰其父母“合葬志铭”云:“骏十四,佣书四方,陈征君继儒见而器之,又知孺人苦节,作诗以纪孺人,名曰《霜哺篇》。而管典籍席之、董尚书其昌、钱尚书谦益、陈尚书必谦、瞿留守式耜、吴学士伟业及诸缙绅魁宿士,无不与骏纳交者,《霜哺篇》之诗歌叙记几遍天下。”<sup>③</sup>也就是说,晚明山人陈继儒(1558-1639)首题“霜哺”之名,时间似在袁骏14岁即天启五年(1625)之际。另钱谦益撰《识字行题吴门袁节母册子》云:“母能识‘节’字,儿能识‘孝’字。人生识字只两个,何用三仓四部盈箱笥。……”同卷前第八首诗为“丙子中春”作<sup>④</sup>,估计钱氏专为“袁节母册子”题写的《识字行》亦当在崇祯九年(1636)。昆山归庄记载袁骏曾于“己丑冬十一月,访予于虞山,出卷轴请赠言”,时该卷轴已有“序一首、诗三十余首,(重其)且曰:如此卷者,已得二十有二,诗文不下千首,传、序、跋、赋、颂、乐府、歌行、古、律诗、绝句诸体悉备”<sup>⑤</sup>。己丑乃顺治六年(1649),如确为年成一卷,再考虑到早期题赠者较少,袁骏在14岁时便发愿借助社会舆论表彰母节之事,应该是可信的。可见,袁俊乞诗征文并非成于一时,而是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是在其母80岁时达到了高潮,许多诗文均言及守节“五十”载便是明证。时人王晔云:“骏日走四方,乞当世贤士大夫诗文以颂母……岁暮

①金天翮:《孙默传》,见《广清碑传集》卷一,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②张英:《文端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③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八,中华书局,2003年,第890页。“管典籍席之”后,原为逗号。

④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十,《四部丛刊》影印明崇祯十六年(1643)刻本。

⑤归庄:《袁重其字序》,见《归庄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19页。

一卷装褫之,积五十余轴。”<sup>①</sup>可见此事一直持续到其母去世多年以后,总卷数也不止是今人推测的仅仅40余卷。

但是,袁骏近50年所征求之诗文题咏,并非均名《霜哺篇》或与该题直接关联。从随手检索、翻检的各家诗文集来看,袁俊所丐诗文除了《霜哺篇》系列,至少还存在三个系列:一是《侍母弄孙图》系列,如程康庄《卜算子·题袁重其侍母弄孙图》、吴伟业《千秋岁·题袁重其侍母弄孙图》、曹尔堪《千秋岁·题袁重其侍母弄孙图》、彭孙遹《千秋岁·题袁重其侍母图》词<sup>②</sup>;一是《负母看花图》系列,如董元恺《八节长欢·袁重其属题负母看花图》、陈维崧《沁园春·题袁重其负母看花图》词,施闰章《袁重其负母看花图》<sup>③</sup>、朱鹤龄《题袁重其负母看花图和杜于皇韵》<sup>④</sup>、孙枝蔚《题袁重其午日负母看花图》、毛奇龄《题袁孝子负母看花图》诗<sup>⑤</sup>等;一是杂题系列,如钱谦益《吴门袁母吴氏旌节颂十章并序》、归庄《袁重其字序》、宋曹《袁节母传》文、吴伟业《题寒香劲节图寿袁重其节母八十》诗<sup>⑥</sup>、彭桂《千秋岁·寿袁重其节母八十》词等。其中,写作时间见载最晚者可能是孙枝蔚题《负母看花图》诗,撰于康熙十七年(1678)戊午(现存《霜哺篇》题咏者亦有孙枝蔚,不知是否即为此诗)。时袁骏67岁,其母已逝世7年。从14岁开始,持续50多年,名士大夫题咏数以千计,题目各异,主题则一,即袁母之节和袁骏之孝。所葺50余轴中,就内容而言,似以钱谦益《识字行》诗题注“吴门袁节母册子”的名称为准确,否则其他三个系列的诗文与《霜哺篇》不合。不知现存卷册中所辑文字,是否亦如本文所归纳的那样无所不包,还是类似宋琬[千秋岁]词纯粹是“为吴门袁生题霜哺篇册”的专题之作。

### 三、有关文献之史料价值

袁骏在当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他“叩首乞言,不远千里,以故得赠言如此之多也”<sup>⑦</sup>,以诚动人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众人的题词,亦有借题发挥者。如钱谦益《霜哺篇墨迹卷序》所谓“假令袁子居今之世,乘时藉势,变奇成偶,黄金横带,青丝络马,拜其母于堂下。其母不为狄梁公之姨,则为姚荣公之姊,引裾奋袂,唾而弃之,于养志乎何居?今袁子布衣蔬食,佣书问字,年齿未衰,俨然如遗民故老……介之推之偕隐,颍封人之锡类,何以异此?袁子之所

①王晔:《今世说》卷一《德行》,《笔记小说大观》第17册,第250页。

②本文凡是词作,均引自《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

③施闰章:《学余堂诗集》卷四十九,见《施愚山集》第三册,黄山书社,1993年,第510页。

④朱鹤龄:《愚庵小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⑤毛奇龄:《西河集》卷一六三,《四库全书》本。

⑥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23页。

⑦归庄:《袁重其字序》,见《归庄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19页。

以旌其母者,亦袁子之所以自旌者也”;归庄《袁重其字序》所谓“臣以忠,子以孝,妇以节,夫人知之。士大夫读书通古今,畏名义,宜其知所处矣!以观甲申、乙酉之际,何其戾也?……若袁君母子,初未尝知书,而能守节致孝如此……吾之所以重袁君之母子者,此也”;吴绮《袁重其母太君霜哺篇序》所谓“有节母之行,则贰心之臣可以惭;闻重其之风,则敦本之人知所重矣”<sup>①</sup>,字里行间均寓针砭现实之义。此类话语不仅出自遗民之口,且在贰臣和新贵的笔下也能自然写出,实有助于理解清初文人思想情感的复杂状态。

袁骏所交往者中多有清初重要的文化人士,故有关问题的研究对当时名人年谱或诗文系年的编撰应有帮助。如程康庄《卜算子·题袁重其侍母弄孙图》“堂上萱亲八十龄”、吴伟业《题寒香劲节图寿袁重其节母八十》、宋琬《千秋岁·为吴门袁生题霜哺篇册》“身既隐,亲将耄。……五十载,慈颜今日方成笑”、王士禄《千秋岁·题霜哺图为袁重其寿母》、彭桂《千秋岁·寿袁重其节母八十》等诗词,一旦考证了袁母吴氏的生卒,其创作时间大致可以确定。再如有关袁骏《侍母弄孙图》的题咏,彭孙遹词集为编年体,其《千秋岁·题袁重其侍母图》次年为闰七月,见《凤凰台上忆吹箫·闰七月咏牛女》,乃顺治十八年,故该词撰于顺治十七年(1660)。吴伟业和曹尔堪同题之作的写作时间,亦约略可断。而《负母看花图》的题咏则多作于其母去世后,如施闰章《袁重其负母看花图》同卷前18首撰于康熙十四年(1675)“乙卯春”<sup>②</sup>,孙枝蔚的题诗撰于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毛奇龄诗作的最后两句是“只今负手花前子,长把斯图带泪看”,也必成于袁母逝世之后。但对于《霜哺篇》而言,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在以某篇为参照系来考订其他题跋写作时间时,应格外慎重。如有学者因王昊《霜哺篇为袁生赋》撰于顺治六年己丑<sup>③</sup>,而将吴伟业《题袁重其霜哺篇》<sup>④</sup>视为同年之作。其实,见于拍品《霜哺篇》的题赠者田宗周,明崇祯四年以岁贡生任吴县训导(下任崇祯七年接任)<sup>⑤</sup>,一般而言其为袁母题词亦应在此期间;钱谦益《霜哺篇墨迹卷序》,同卷上篇《李香岩蕊香幢阁稿序》撰于顺治十八年“重光赤奋若之年”<sup>⑥</sup>,其写作时间只能在其后;王士禄《千秋岁·题霜哺图为袁重其寿母》则当写于康熙三、四年间。

《霜哺篇》的题咏、题跋有手迹传世者,仅见于拍品古籍的就有120余位(见附录)。虽然此册一经拍卖连收藏者都不知其人,诸题赠者姓名字号的披露仍具很高的价值。如研究戏曲小说者,会对徐士俊、袁晋的手迹和佚作很感兴

①吴绮:《林蕙堂全集》卷三,《四库全书》本。

②施闰章:《学余堂诗集》卷四十九,见《施愚山集》第三册,黄山书社,1993年,第503页。

③王昊:《硕园诗稿》卷七,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

④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六十《辑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96页。

⑤[同治]《苏州府志》卷五四《职官》三“吴县儒学”,江苏书局,光绪八年(1824)刻本。

⑥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53页。

趣。再如提及田宗周,便不由联想起吴伟业的诗歌《永平田君宗周吴故学博也袁重其识之尤展成司李其地相见询袁年百有二矣索诗纪异并简展成》<sup>①</sup>,可以确证袁、田、尤三人的交往。只是如果不知袁重其生平,是很容易理解为是指袁骏“年百有二矣”。又如印鉴分别为“席之原名士珍”和“待庵父”者,被拍卖鉴定者认定为席姓人士,其实此人不姓席而姓管,原名士珍,字席之,号待庵,明代长洲人,曾官掌管图书文籍的官员。当年祁承燾在南京做官时曾撰《致管席之》一函,向其借阅“正史、稗史”之书<sup>②</sup>。袁骏之字,就是“长洲管待庵先生”据《世说新语》为之所定<sup>③</sup>。此人字号、传记不见常见各工具书,详情待考。今人在标点魏禧撰《袁君泰征同配吴节母合葬志铭》时,之所以会点成“管典籍席之,董尚书其昌、……吴学士伟业及诸缙绅魁宿士”,正是因为不明白管席之所指。现在借助《霜哺篇》的印鉴,终于可以将“长洲管待庵”和“管典籍席之”联系在一起了。

以上只是在未见原书的情况下对袁重其和《霜哺篇》的初步考述。如果收藏者能将其重价所购<sup>④</sup>的这一清初古籍珍品影印出版,化一身为千百身,不仅能为清初文学与文化乃至书法、篆刻的研究提供一批珍贵的史料,有关问题的研究也将更加准确和深入。

#### 附录:古籍《霜哺篇》拍品之题咏者印鉴和姓名<sup>⑤</sup>

印鉴:蕉溪金湖之间、重其袁氏家藏、崔印(爰)、席之原名士珍、待庵父、听涛书屋、翁印应祥、晋陶庵、景濂、汤潜之印、桴庄畸人、李模之印、灌溪、沈卜玮印、尤沧私印、远公、东阳、陈印煌图、董宏度、宋、曹、宋曹之印、烟波客、寄庐、北山草堂、云卧堂印、贺印鸿谥、贺印麒征、三吴一皓、■全子、濮淙之印、徐印士俊、冯煌私印、彭行先印、明怀、归印士礪、士龙、适园灌畸主、陶印世济、陶子齐、秦印德汾、徐印致远、成才、沈晋、康侯、王问奇印、徐崧之印、字松之、秋卿、崔庵宣爰书记、日隆私印、朱印之嘉、江左钱生、吴越王孙、天壁、王印又、潘印恬如、袁骏、章印钦文、章绂之印、复龛、金灏、远行氏、瞿玄腴、云昊、俞印南藩、范恺、吕鼎、宋奎光印、尹印在方、黄印晋良、王印瑞国、野民袁龢、私印、行贤、余本之印、卜琦、臣格、朱印樵之、梦圃、马觔之印、云翎氏、嗣芳之章、逸傅氏、归印起先、钱印光颐、陈遂之印、明道、杨静之印、元卿之印、蔡印文瀛、季海、耿光之印、赵均、瞿印涵私、袁晋之印、吴翼、字羽臣、子宣、鲁民、陈洵、艳甫、朱

①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62页。

②黄裳:《榆下杂说》,见《黄裳文集》第五册《杂说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6页。

③归庄:《袁重其字序》,见《归庄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19页。

④估价15-20万,最后成交价为78.4万元,见《霜哺篇》介绍:<http://www.cangdian.com/> 2007-12-06。

⑤据[www.cangdian.com/](http://www.cangdian.com/) 2007-12-06《霜哺篇》介绍过录,文字、墨丁一仍其旧。

鑰、文印熙光、孙宝侗、仲愚、叶松之印、顾善、师来山人、忠毅公子、李逊之字庐公、崔印九嶷、程印士英、语石轩

姓名：宋曹、方夏、席之（世珍）、沈维祜、翁应祥、堵景濂、孙永祚、雷珽、汤潜、李模、沈卜玮、尤抡、严炳、俞南史、涪衡、陈煌图、李应旻、沈祖孝、董弘度、沈余任、刘云铭、贺鸿谥、贺麒征、周致、濮淙、徐士俊、孙枝懋、姚文悍、冯纷、邓焮、杨能格、彭行先、金俊明、董天凤、归士琯、何云（士龙）、陈匡国、陆庆滋、陶世济、秦德汾、徐致远、成才、沈晋、王问奇、徐崧、程秋卿、邹祗谟、顾予谦、张彦之、徐日隆、朱之嘉、郝毓、唐履雪、钱鼎瑞、王天璧、王又■、潘恬如、袁骏、章钦允、章绂、夏澄、徐震、芮超拔、金灏、邓汶、瞿玄鎔、俞南藩、范恺、宋奎光、尹在方、金原、顾开增、黄晋良、俞瑒、王瑞国、袁觚、冯行贤、余■、沈卜琦、朱格、朱樵、施臧、马翀、李郊、童衍、冯萼舒、顾嗣芳、归起先、陆起元、钱光颐、陈遂、袁明道、杨静、杨元卿、王应度、蔡文瀛、章耿光、尤汝、赵均、瞿涵、袁晋、吴翼、子宣、陈洵、冯鼎位、沈建、陆圣鄰、朱鑰、文熙光、孙宝侗、叶松、顾善、徐雍、柳颖、李逊之、崔九嶷、王明阳、田宗周、顾复、程世英、黄家舒、高雄勉、吴宗汉（南村）、徐震（语石轩）、朱茂棠。

作者工作单位：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戏曲与宋金文化研究中心